

目 录

保加战斗·····	符志洛 (1)
白沙县信阳地区黎族人民驱逐国民党县长 邱海云的斗争·····	王启训 <u>刘开熙</u> (7)
女炊事班·····	符怀梅口述 王积权 整理 (14)
光复牙叉·····	林尤山 (19)
白沙县教育简史·····	林书田 (22)
白沙县劳动大学创办始末 ·····	陈金英 符致淳 (28)
牙叉今昔·····	邝立新 (38)
日机轰炸白沙县纪实·····	符耀坚搜集整理 (43)
白沙县民族贸易发展概况····· ·····	县《商业志》编写组供稿 王勇整理 (45)
白沙县发现一批新石器·····	李贻昭 (51)
鹦歌岭下尽欢歌·····	龙仕斌 (58)
黎族农民“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林秀森 (63)
润黎妇女纹身习俗·····	李贻昭 (67)
润黎的丧仪·····	邝立新 (71)

保 加 战 斗

符 志 洛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农历五月初五），具有光荣传统的阜龙乡群众与琼纵第三支队团结战斗，在保加村重创来犯之敌。击毙敌保安第三总队少将总队长曾杰以及下属官兵六十余人，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炮弹八十发。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对保卫白沙根据地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广东省第九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韩汉英走马上任后，采取“重点防御”、“相机进攻”的作战方针，急急忙忙将所谓“剿共有功”的保三总队从琼山、文昌西调驻守那大，加强对儋县、白沙两县解放区的“清剿”，由号称“无敌将军”的曾杰担任“剿共”总指挥。这个反共刽子手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乃吹嘘“打到白沙去，消灭共产党”的狂言，不断向我南丰、阜龙解放区窜犯。活动在儋县、白沙地区的琼纵第三支队，采取相对集中兵

力，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积极打击敌人。五月二十八日，第三支队在南丰西北的油麻窝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六月二日夜晚，我军又攻打那大至南丰交通线上的敌前沿据点头茶村。防守在这个据点的敌人是地方反动武装的一个后备中队。战斗打响后，进攻比较顺利，但由于敌情变化，工事坚固，加上我军缺乏村庄攻坚战的作战经验，战斗进展缓慢，一直打到东方泛起鱼肚白，仍未解决战斗。当时部队领导判断，如果死打硬拼肯定是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而且头茶村距那大镇仅十二公里，敌保三总队主力可能赶来增援，同我军决战，对我军更加不利。于是命令部队停止攻打头茶村，拂晓前撤回阜龙乡休整，待机再战。

阜龙乡，是我琼西地区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早在一九四四年夏，阜龙乡就获得了解放，并成立了阜龙乡抗日民主政府。为琼崖党政军进驻阜龙乡，开辟白沙根据地，创建五指山根据地起了先驱作用。部队从敌占区头茶村撤回阜龙乡保加村，这天正好是端午节。黎族同胞欢欢喜喜地包粽子，准备同“父母军”

（黎族对琼纵指战员的称呼）过节。初升的太阳把山村照得暖融融的，成熟的荔枝，一串串的芒果，在悠悠的南风中散发出醉人的香甜，稻田里一片金黄，呈现出丰收的喜悦。这个仅十多户的小山村，曾是琼纵

部队的驻地，战士们回到这里就如回到自己亲娘的怀抱。有的不怕疲劳在村外站岗；有的在树荫下休息；有的在小溪里洗衣服；女看护正忙着为伤员治伤；女炊事员也架起了锅灶煮饭。整个保加村，喜气洋洋，充满着节日的气氛。

果然不出所料，敌保三总队长曾杰率领五个连的兵力及自卫班数百人赶到头茶村扑了空，就追踪我军，向阜龙乡进犯。六月三日上午十一时，支队领导接到班哨的紧急报告后，加强了警戒。但敌人浩浩荡荡，长驱直入，绕开我班哨入侵到阜龙乡的天堂、南北吉、新村一带占领阵地，未被我军发觉。一会儿，在保加村前一百多米的田埂山嘴上，突然出现一群敌



兵，紧接着一发发炮弹呼啸着飞来，落在我驻地周围爆炸，与此同时，密集的枪声四起，敌人喊声不停，向村子里扑来。顿时，战火硝烟笼罩着整个村庄。黎寨的宁静、欢乐的气氛消失了。军民同仇敌忾，迅速投入战斗。

为了打好这一仗，保卫阜龙解放区。在一总张世英副总队长的指挥下，我三支队英勇抗击敌人。保加村只有十五户黎族同胞，背靠山，地形对我军有利。民兵以最快的速度掩护群众转移到保加岭后的安全地方。三支队政委符志洛和副支队长冯位才立即作出战斗部署：命令各中队抢占保加村的有利地形，守住前沿阵地，决不让敌人冲进村庄。三中队利用保加村的前沿竹篱、大树架起捷克轻机枪，用密集的火力正面阻击敌人。二中队在村庄的西北角占领阵地，防止敌人从左侧进攻我军。一中队在村庄的东北角，配合三中队作战。战斗越打越激烈。三中队打得英勇顽强，不让敌人越过五、六十米宽的田坑和小河沟，几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打死打伤敌人十多名，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曾杰不甘罢休，又以一个连的兵力，利用保加村东北角的隐蔽地形，发起攻击，与我一中队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下午二时许，敌我双方形成僵持状态。当时我军发现敌人阵地上有一挺重机枪，不断向我一中队阵地扫射，对我军威胁较大，估计是敌人的指

挥部。为了消灭敌人，指战员们决心把敌人的重机枪夺过来，摧毁敌人的指挥部。支队领导当机立断，由副支队长冯位才率领第一中队迂回到敌人侧后，乘其不备，发起攻击，直插敌指挥部。我一中队长黎炳礼、指导员张业新坚决执行命令，勇往直前。他们在我军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以迅速而隐蔽的动作，越过了一个几米宽的小水塘和一块几十米的旱坡田，接近敌人。小队长周传仔和轻机枪手叶应生冲在前头。当他们距敌指挥部几米远时，以突然动作发起冲锋，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开火。顿时，敌重机枪变成了“哑巴”，周传仔冲上去，缴了敌人的重机枪。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片混乱。在敌人来死尸中，发现有个穿将军服装的敌指挥官，扎一条皮腰带和一支左轮手枪，左手上戴上一只瑞士手表，右手的手指上有一只金戒子且铸有“曾杰”两字。战斗结束了，我一中队迅速打扫战场，撤出阵地。

敌人群龙无首，纷纷夺路逃跑。下午五时许，枪声、炮声消失了。第二天，我那大地下情报人员送来了喜讯：敌少将总队长被打死了，那大处于一片禁严、萧杀的气氛中，街道岗哨林立，匪兵日夜巡逻。第三天敌人在那大镇举行追悼会，对曾杰这个臭名昭著的“将军”表示哀悼。但参加追悼会的除了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外，群众寥寥无几，这就是杀人不眨眼的

反共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保加村战斗的胜利，发展了琼西解放区的大好形势。英雄的阜龙乡黎族同胞兴高彩烈地奔走相告，欢呼胜利。胜利凯旋的军民更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佳节的夕辉下，热烈的欢笑声中，唱起了胜利的凯歌：

端午节来庆胜利，
人心更比炮声欢。
打死贼将凶曾杰，
喊着爹妈见“阎王”。
五指山上彩云红，
党的恩情唱不完。

本文原名《端午节的凯歌》，原载《解放军报》。现改名《保加战斗》，并对原文作了一些补充——整理者。

白沙县什阳地区黎族人民 驱逐国民党县长邱海云的斗争

王启训

刘开熙

一九四〇年七月爆发的白沙县什阳地区黎族人民驱逐国民党县长邱海云的斗争，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来对黎族同胞敲诈勒索，残酷压迫的结果。这场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气焰，迫使反动派作出某些让步，以议和而告终。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兼抚黎专员陈汉光在南丰（现属儋县南丰镇）设立抚黎局，委派仇冠奇（广州市人）当局长，马宪文（广东增城人）当白沙县第一任县长。一九三六年五月，黄鸿光（广东台山人）当白沙县第二任县长。一九三八年三月，邱海云（广东澄迈县人）接任国民党白沙第三任县长。陈汉光对黎族人民采取军事镇压、政治欺骗和经济收买三管齐下的反动政策，先是派兵攻打什阳（包括道阜、坏南、坏妈、什奋四个村庄）、志针、牙利（包括牙利新村和老村）等村庄，在什阳附近的

浪京村（村址在现今县拖拉机站）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侗阳地区黎族首领王壮儒（坏南村人）。接着对黎族上层人物封官许愿，并把各峒的总管改称团董，对被封为团董或副团董的人都发给陈汉光的像片和奖章，实行政治欺骗。在经济上发放点衣服、毛巾、红布和每人一盒万金油。尽管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但他们在黎族人民中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杀害无辜的黎族首领王壮儒，已经在黎族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九三九年间，黎族进步青年符金元从广州求学归来，在他家乡海旺新村兴办学校，教育黎族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向黎族群众宣传进步思想。后来，他了解到被国民党封为团董的本族败类符桂兴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鱼肉同胞，他激以义愤，杀死符桂兴，还准备发动群众围攻驻牙叉镇的国民党白沙县政府，不幸被国民党察觉，惨遭杀害。符金元的死难更引起广大黎胞的仇恨的愤怒，反抗的烈火越燃越旺。

一九四〇年夏，在日寇不断向白沙县侵犯的时候，国民党白沙县政府从牙叉镇迁往元门乡印妹村，后又迁向民村。县长邱海云临走时把库存牙叉的一批食盐分散给县城附近村庄的黎族人民贮藏起来。不久，日寇飞机一连几天轰炸牙叉地区，投下十颗炸弹，炸毁二间民房，一间国民党官办的公司（这间公司经营

些布匹、杂货，收购土特产，搜刮民脂民膏）。其余居民茅屋全部烧光，牙叉镇烬为一片焦土，附近黎族群众贮藏的食盐也遭受损失。邱海云为了把食盐的损失转嫁于当地黎族群众，诬指坏南村黎族奥雅王亚义（当时任国民党副团董）为日寇奸细，勾引日寇来轰炸，把他扣押起来，罚款三百光洋。群众对国民党无理扣押他们的头人极为气愤，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变卖牛只田地，勉强拼凑够三百光洋，派代表带款往元门乡印妹村，向国民党白沙县政府赎回王亚义。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面前虽然软弱无能，但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则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贪得无厌的邱海云，认为黎族人民知识浅薄，软弱可欺，想借此事件大发横财，硬说光洋每枚重量不够七钱二，是假光洋。他收下光洋后，不肯放人，还要追加罚款四百五十光洋。黎族人民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连锄头、钩刀这样简单的生产工具都不能自制，怎么能够铸造假光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于是，这次事件直成为这场斗争的导火线。

邱海云为得到追加罚款，答应由符松龄（当时任国民党白沙乡乡长）、符清秀（国民党白沙乡副乡长）担保，放王亚义回家筹措罚款。王亚义回家后对邱海云诬蔑他为日寇奸细感到非常屈辱，同时对追加的罚款又难以筹交。于是王亚义找来王亚福（什奋村

人，是当时国民党县民防后备中队的中队长）、王桂河（ 坏南村人，是当时国民党县民防后备中队的小队长）、王中龄（道阜村人，是当时国民党县后备中队的副中队长）、符巴令阶（ 坏妈村人，是该村的甲长）等人，在坏南村秘密商议，商议的结果，一致认为只有反抗斗争才是出路。会后分头到各村串连，发动反“顽”斗争。几天后，这些村庄的黎族头人在坏南村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人员有：坏南村的王桂河，王亚义，什 奋村的王亚福，牙利村的符打农，坏妈村的符巴令阶，道阜村的王中玲，志针莫帮村的符 尤相、符亚有、符爸和，探扭村的符打和，那凡村的爸妹容，海旺村的符清刚等。会上大家表示决心反抗，特别是青年王亚福、符尤相、符打农表现得最坚决。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也表现得英勇善战，坚贞不屈。这次会议统一了反抗意志，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选择了自然屏障比较坚固的坏南村为反抗据点，布置了防御工事，发动了什阳附近一带村庄能够战斗的千余名群众，配备了四百余支火药枪，一百多把弓和一大批箭，准备了火柴五百包（ 作枪 噤急用），火药二千斤。这些火药大多数都是通过汉族商人黎秉刚到 儋县那大、临高和舍等地购买硝、磺回来合制的。

邱海云原限王亚义十五天内送来追加罚款，但十五天后，王亚义回去全无音讯，他便派兵到坏南村抓

王亚义，但群众已武装起来，做好反抗的准备，拒绝交出他们的头领。邱海云为了镇压群众的反抗，就从白沙县七坊地区调来游击大队陈文才部二百余人，加上国民党白沙县特务中队方振南部七十余人，集结在什坡阶一带，由符清秀带路准备攻打什阳所属各村庄。民族败类符清秀为了趁火打劫，残害自己的同胞，侵占什阳各村的田产，便调动白沙乡各村的反动保、甲长带领村兵来协助。符清秀满以为什阳群众的火药枪、弓箭难以对付持有钢枪的国民党军队，他得意洋洋地叫喊：什阳各村即将被攻下，那里的刁民将被杀光，什阳所有的田地将归我们所有，宣布各保甲、各村庄占有某块田，并且在田界插上了标签和姓名。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陈文才、方振南两支国民党军共三百余人，由符清秀为向导，分二路分别进攻什阳。第一路军首先攻什奋村。由于什奋村没有自然屏障，无险可守，全村群众转移到坏南村据险固守。国民党军队占领什奋村后烧光抢光，手段极为残忍。反动派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根本不把什阳黎族人的放在眼里，他们以为什奋村那么容易得手，攻下什阳各村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当这两路军队合攻什阳的坏南村时，却遇到猛烈的火药枪弹和箭如雨点的阻击，倒下数具尸体，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陈文才暴跳如雷，声嘶力竭的叫喊着，强迫士兵为他卖

命。在战斗中黎族青年首领王亚福、符尤相、符打农沉着地指挥各村群众，英勇地打退反动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战斗的日日夜夜里，男女老幼一齐参战，男子有枪的拿枪，没有枪的拿弓箭，甚至用尖刀、石头抛向敌兵。老年妇女负责煮饭，青年妇女参加战斗或击鼓助威。据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人回忆，不时还听到敌兵惨败的叫喊、呻吟声。大家越战越勇，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天，国民党军队始终不能逾越坏南村一寸土地。陈文才、方振南、邱海云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

进入第八天战斗呈白热化，邱海云再调来一部分兵力，全县武装倾巢出动，反动队军从三百余人增加到四百余人，采取轮番进攻，线以牛车装载茅草加上火油（即煤油），实行火攻炮封锁，突破缺口。这一着真灵，刺竹篱笆被烧毁，出现一个大洞口，敌兵以牛车作掩护，从洞口处发起进攻。在这危急关头，王亚福、符尤相马上组织一个有百人并尖刀队，对从洞口突入的敌兵进行白刃战，同时扛来土制的荔枝大炮（将大荔枝树干中间挖通一个圆洞制成）对准从缺口直冲过来的敌兵轰击，荔枝炮打得敌兵死尸狼籍，缺口很快就被群众堵住了。经过九昼夜的激烈战斗，反动派所得到的是到处碰壁，迎头痛击，一个多月，敌人死伤共三十多人。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和专员吴道南怕事态扩大，继续下去会引起黎族人民的更大暴动，将来不可收拾，因而决定撤换邱海云，派保安七团营长黎卓仁（广东琼海人）继任白沙县长，诿罪于邱海云以息众怒。黎卓仁秉承其主子王毅的旨意，变换手法，改用息事宁人的伎俩，派符清秀带信给王亚福，要求和平谈判。他在信中假惺惺地宣称：黎汉人民是兄弟，应该和平共处，团结抗日等等。反动派只有对人民实行军事镇压失败后，才能对人民作出某些让步。这次谈判是什阳反“顽”斗争取得初步的胜利，邱海云终于被白沙县什阳地区黎族人民驱逐出境。这次战斗拉开了白沙县黎族人民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序幕，积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军队的宝贵经验，为后来白沙县黎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而举行的“白沙起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是严重，反抗越是坚决。什阳反顽体现了黎族人民是一个富有反抗强暴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这场斗争中涌现的优秀人物，如王亚福、符尤相、符打农等不畏强暴，临危不惧，为本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英雄事迹，将永远留在黎族人民心中，他们的光辉形象将成为后代的楷模。

女 炊 事 班

符 怀 梅 口 述 王 积 权 整 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组织了以王国兴为首的黎族人民武装——“白保乐人民解放团”，配合琼纵部队扫清白沙县境内的国民党残敌。一年后，我从儋白边区常备队炊事班调到该团第一中队任炊事班班长。当时，我们全班十二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娘子兵。

那时候，整个白沙县到处都有敌人盘踞。我们部队天天爬山涉水，经常要与敌人打仗和周旋。部队每次转移，领导上总是派出部分身强力壮的战士帮助我们挑家档，但我们考虑到战士们要行军打仗，宁愿自己多挑、多背，也决不让战士们受累。

一天晚上，我们中队在儋县纱帽岭遭受敌人袭击。部队接到突围命令，要连夜撤出。纱帽岭到处荆棘丛生，石头当途，别说是夜间赶路，就是白天行走也感到困难。尽管撤退时领导派一个加强班掩护我们，但炊事班毕竟是背锅挑担的，不是锅碰石头就是扁担卡树丫，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大约走了十多里

路，部队就在一个小山包上扎营。这时许多人又渴又饿，累得喘不过气来。我放下肩上的东西，就带符坏凤去找水。由于天黑，山路难走，我们只好摸一步爬一步。正当我们摸过一条小沟时，只听符坏凤“哎哟”一声，就连人带竹筒滚下二米多深的沟里，我心情非常焦急，小声地问符坏凤摔伤了吗？正想伸手去拉她时，听她说“这儿有水！”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我们把水背回来时，大部分的战士已经睡着了，我们俩把水烧开后，分别送到各排去。

一天傍晚，部队从儋县南丰岭开进白沙县的牙港村。走了大约四五里路，夜幕已惟惟降下，部队来到一条河边，就在原地休息待令。我们炊事班正在安灶架锅做饭时，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我们点起火把，忙着砍树枝搭棚，便棚搭好后，雨开始嘀嘀嗒嗒地下了，雨水穿过树叶滴在灶上，把火灭掉。符坏凤打开背包，取出一张草席铺在棚顶，才暂时解决问题，好不容易把一锅东西煮出来。

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指导员符志兴交待我带两人跟庶务长潜入离驻地约三、四公里的牙炳村找粮。接受任务后，我便带王坏新、王坏依跟庶务长消失在夜幕中。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翻山越岭，来到牙炳村外围。庶务长叫我们在一丛翠竹下掩蔽，他先进村观察。这时东边已泛起鱼肚白，我们三人借着微弱的晨

光，注视着出村的路口。不久村里突然传来一阵狗吠声，只见庶务长背着半袋米，从浓雾中急急忙忙地往我们掩蔽方向跑来。我凭着以往的经验判断，村里可能有敌情，就和王坏新、王坏侬一起跑过去，庶务长还来不及把米交给我们，就急忙地说：“这里有情况，要赶快离开！”说着，便叫我们三人走在前头，他在后面掩护。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部队进入那凡村后，经常遭到国民党守备二团主力和白沙县游击大队陈文才部队的袭击，加上传染病的传染，伤病员不断增加。当时的医药来源非常匮乏。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发出了“自救”的口号，号召每个干部战士，凡是懂得草药的都要利用时间，采集草药，供给部队。这时候，我们的粮食也更加困难了，我们炊事班不仅要照顾伤病员，还得爬山涉水，潜到敌占区找粮觅药。

一天，我带王坏浓、王坏新、符秋月和符坏凤悄悄地越过敌人水上的封锁线，途经什不老村到海旺老村挑粮。在回来的路上遭到敌人（大约一个班的兵力）的追击。听到枪声，我们拼命地往前跑。正要进入芒草坡时，只见走在前面的符坏凤恍惚倒下，我急忙把肩上的担子丢在路边的芒草丛里，命令王坏浓背上符坏凤，王加新、符秋月背上两袋米顺着一条小沟急速前进。我拔出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隐蔽好，敌人一步